

# 冷战后中国的对朝政策

## ——美国的解读与分歧

王俊生

**【摘要】**中美作为对朝鲜半岛局势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者没有实质性合作是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久拖不决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为通过和平对话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进行了持之以恒的努力。但由于朝鲜所要的安全保障与良好的国际环境只有美国能满足，没有美国的合作，中国的努力只能体现为劝和以及在危机爆发时“降温”。美国不仅推卸应承担的责任，渲染所谓的“中国责任论”，甚至宣称中国对朝政策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背后的原因不仅在于半岛的适度紧张能服务于美国东北亚其他的广泛安排，而且也在于中美在半岛问题上的目标优先性、政策手段选择等方面的区别。从未来看，朝鲜期待的摆脱国际社会孤立彻底获得国家安全和，以及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获得更大政权安全，必须与中美合作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在体会与解决朝鲜关切的基础上，中美合作促使朝鲜“两利相权取其重”实现“弃核”并促使其调整经济，仍是解决问题之道。

**【关键词】** 冷战后；中国对朝政策；美国的解读；中美分歧；中美合作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3)04-0019-(9)

**【收稿日期】** 2013-03-10

**【作者简介】** 王俊生(1980-)，男，河南沈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朝鲜的地缘政治位置使其成为大国关注的焦点，这在近代以来已成为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一个典型特点。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历来都表现为两个基本层面：半岛国家本身与半岛周边大国，尤其是被美国视为对半岛局势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不仅要维护它在东北亚的利益，而且要有利于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被美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其与朝鲜的关系，自然进一步被美国所关注。对于中国来说，“事实上影响其在朝核问题上角色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其对中美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sup>[1]</sup>。从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的最终解决来看，除了半岛当事国韩朝外，尤其需要中美的协调与合作。有鉴于此，本文以冷战后中国的对朝政策为切入点，以美国对中国对朝政策的解读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中美两国对朝政策的分歧，指出两国进一步合作时需要注意的方面。

## 一、中国对朝政策：问题的一部分？

对于中国的对朝政策,美国的解读更多从消极方面,不少人认为中国应该为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特别是其核武发展负部分责任。“中国长期以来通过其机场、航空、港口以及海上,成为了朝鲜扩散与非法贸易的避风港”。“朝鲜利用包括香港与澳门在内的中国领土作为交易站,为其导弹的技术支持与物质来源提供服务”<sup>[2]</sup>。对中国的指责还包括声称中国对朝鲜的食品援助直接进入了朝鲜军队,以及中国在打击朝鲜贩毒、制作假美钞等方面并不合作。认为这些间接导致了朝鲜有更多的资金与技术来源开展导弹与核武项目。有的观点甚至认为中国直接帮助了朝鲜的核武与导弹项目。“过去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某些中国公司积极帮助了朝鲜发展核武器项目的关键技术”<sup>[3]</sup>。2012年金日成100周年诞辰朝鲜举行游行庆祝后,西方国家纷纷炒作朝鲜游行展示的导弹运载车辆来自中国。

基于这种判断,美国不少有影响的学者将朝鲜迄今没有弃核的责任推卸到中国身上。参加过六方会谈、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首席咨询官的大卫·阿舍(David L. Asher)认为“通过中国的行为而不是语言来判断中国的政策目标可以看出来,只要朝鲜保持稳定以及在经济与政治上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显然愿意和一个拥核的朝鲜共存”<sup>[4]</sup>。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也指出,“对于中国而言,无核化让位于朝鲜半岛的稳定”<sup>[5]</sup>。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所(CSIS)太平洋论坛总裁柯罗夫(Ralph Cossa)甚至直接指出,“中国不仅不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核武和导弹问题)的积极力量,而且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sup>[5]</sup>。这些观点事实上否定了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为此做出的大量工作。美国的所谓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为中国打“朝核牌”,将其视为处理对美关系的筹码。美国前国防部高官、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卜大年(Dan Blumenthal)认为“中国利用把握处理朝核问题的节奏,在保持中美合作基本面不破的情况下可以分散美国对华围堵的精力,这是中国实现其大战略的一部分”。“换句话说,通过与美国共同协调解决朝鲜问题,北京可以保持与美国的双边合作,加强中国的战略杠杆作用(leverage)”<sup>[6]</sup>。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史文(Michael D. Swaine)就此指出“北京希望通过保持朝核危机目前的可控状态,直到一个对华更为温和与奉行更少敌对政策的政府在华盛顿出现”<sup>[7]</sup>。基于这种判断,美国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力主六方会谈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追求朝鲜弃核,而是以此作为筹码管理美国的对华政策。

这种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准备利用朝鲜核武对付可能到来的与美国和日本的冲突。比如,大卫·阿舍就妄加推测,“中国军队认为作为盟友的朝鲜拥有核武器与运载工具后,可以作为其代理人威胁日本,削弱我们与韩国的同盟,给美国制造压力。甚至认为美国可以被拥核的朝鲜有效遏制”<sup>[8]</sup>。这种观点显然认为朝鲜的核武与导弹可以威胁到日本,核武与远程导弹可以威胁到美国,几乎看不到有威胁中国的可能,更无视给中国外交已经带来的巨大压力。

第二,认为朝鲜作为经济未现代化开发的“处女地”,中国不愿意向朝鲜施压实现无核化也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广受争议的文章“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章家敦(Gordon G. Chang)指出,“中国在当前的中朝关系中在经济层面收到了巨大利益。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在朝鲜投资,并得到朝鲜在贸易条款与港口使用方面的优惠与让步。中国公司的主要投资针对朝鲜东北地区的煤炭资源”。甚至以此“指责”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

得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形同虚设”<sup>[8](49)</sup>。事实上,中国企业在朝鲜的投资与经营对塑造朝鲜各级政府部门的市场意识,培育工人的观念转变发挥了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

第三,认为中国不愿意和美国合作解决朝核问题,也与中美两国的权力转移有关。章家敦认为,“中国如此支持朝鲜,而不是前十年中尽量与朝鲜保持距离,因为今天的中国认为美国已经衰落,中国已经拥有这个世纪,已经不需要为了国家形象而与朝鲜保持距离”<sup>[8](50)</sup>。

指责中国应为朝鲜核武与导弹问题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认为中国对朝鲜拥有巨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就认为中朝关系亲密,而中国为了私利不愿使用这种影响力,不愿中朝友好关系受损。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4月12日在首尔举行记者会时说:“在这个问题上(解决有关朝鲜的问题上),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发挥中国领导人那样的影响力,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一点”<sup>[9]</sup>。美国政府多次公开指出“中国对于目前朝核问题的任何解决方式来说都至关重要(central)”<sup>[10]</sup>。甚至有西方学者惊呼,“看起来,对于朝核问题的解决,我们只能依赖中国”<sup>[11]</sup>。同时却指责称,“中国有施加强烈影响的能力,但是中国为了其外交战略不愿意这样做”<sup>[12]</sup>。“尽管中国的经济援助使其在朝鲜问题上能发挥一定的杠杆作用(leverage),但是它不想借此强制让朝鲜做出让步”<sup>[13]</sup>。

与此同时吊诡的是,美国又不遗余力炒作中朝关系的不合。比如,美国和平研究所2011年发表特别报告指出,“近期美国和其他国家有望看到中朝之间更多的不同声音”<sup>[14]</sup>。史文详细探讨了中国国内出现的对朝鲜的不同批评。并认为这些批评反映了自2005年以来中国大众层面对于朝鲜政权态度的根本改变<sup>[7]</sup>。2009年以后美国国内又开始炒作维基解密里所谓的“中国准备要抛弃朝鲜”<sup>[15]</sup>。借2012年5、6月份中国渔民被朝鲜不法分子绑架一事,认为在金正日去世后,中朝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分歧。中国民众越来越要求中国政府向朝鲜施压<sup>[16]</sup>。由此可见,美国一面炒作中国没有施加应有的影响力、应该为朝鲜核武进展与导弹发展负责,另一方面又大力炒作中朝关系的不合,这种互相矛盾的观点显然夹杂着主观臆想因素。

## 二、中国对朝政策的实质

2003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与到访的韩国总统卢武铉的会谈中,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朝鲜核问题的立场,“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走通过对话和平解决的道路,关注和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问题”。2013年4月13日,中国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谈时,就习近平出任中国领导人后的朝鲜半岛政策明确指出,“中方的立场坚定不移,那就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必须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坚持对话解决问题”<sup>[17]</sup>。约瑟夫·奈也指出,“稳定的战略缓冲地带与无核化是中国的两大目标”<sup>[14]</sup>。笔者认为,除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半岛的无核化外,实现朝鲜半岛的自主和平统一也是中国长期追求的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朴键一教授很早就指出,“我们(中国)的原则是维护和发展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我们的原则是不会变的,这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总的原则”<sup>[18]</sup>。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的特别报告也指出,“中国所有不同的观点几乎都同意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稳定”。“为此,中国着力做三个方面的事情:强调朝鲜的经济发展、更好的理解朝鲜目前与未来的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紧密的对朝关系”<sup>[14]</sup>。对于中国坚持朝鲜半岛稳定的原因,约瑟夫·奈指出,“中国担心朝鲜政府的崩溃将导致难民的涌入或者韩国军队进入朝鲜”<sup>[14]</sup>。事实

上,中国希望朝鲜半岛稳定不仅为中国努力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考虑,而且“中国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感受中认识到,朝鲜的生存与发展,乃至走改革开放的新路,同样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sup>[19]</sup>。

中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首先与国际责任和地区责任有关。“如果朝鲜最终成为核国家,将对全球防核武器扩散造成致命的打击,从而也极有可能使其他国家借机寻求核发展”<sup>[20]</sup>。理论上讲,如果连西方国家所谓的严加监督的“坏孩子”朝鲜都能拥有核武器,那么对于伊朗等试图拥核的国家,就开了一个非常负面的先例。除此之外,中国也有现实的利益考虑。第一,一个拥核的朝鲜会刺激日韩拥核<sup>①</sup>。这在目前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与给日韩提供可靠延伸核保护伞的情况下很难发生,但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比如韩日更加独立的自主性与美国可能的衰落等因素,可能出现中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发生;第二,朝鲜的核武会给美国在东亚地区加强政治军事存在、甚至部署导弹防御协定提供借口;第三,正像所有的双边关系一样,中朝关系、中韩关系也并非没有任何争议,中国从长远必须考虑到美国撤出朝鲜半岛与朝鲜半岛统一后可能出现更加高涨的朝鲜民族主义背景下,届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这在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前后朝鲜对中国的公开批评上已经若隐若现;第四,与朝鲜搭界的中国东北地区是重工业基地,人口稠密。朝鲜目前已知的6个核武器秘密试验基地,有3个在中国边境,稍有不慎可能会造成严重核泄漏。由此可见,对于中国而言,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与半岛稳定同等重要。

对于希望朝鲜半岛的自主和平统一,中国政府很早就对外宣誓,但是美韩等国质疑的声音仍然很大。认为“中国实际亦如美、日、俄一样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维持目前的分裂局面,认为这样对中国有利”<sup>[21]</sup>。其实不然。中国明示希望朝鲜半岛统一,不仅出于国际道义,而且也出于其自身利益。中央党校张琏瑰教授对此指出,“朝鲜半岛实现统一,并成为一个自主的独立国家后,首先它不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中朝不会有战事;其次是朝鲜半岛不再有内战危险,中国自然也无被拖入之忧;再次是外部势力很难再利用朝鲜半岛对中国发动攻击”<sup>[21]</sup>。

既然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战略目标清晰,政策前后连续一致,为什么迄今没有实现其中任何一个目标、且屡遭美国指责呢?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影响力有限。

第一,美朝是当事国,中国的角色决定了中国能发挥的影响力有限。“朝鲜领导人认识到只要和美国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朝鲜就不可能获得安全”<sup>[22]</sup>。也就是说,朝鲜认为必须从美国那里获得国家安全性上的保证。朝鲜首次核试验后,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公开表示“朝鲜非常想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核试验后也是如此”。朴键一教授也指出,朝鲜挑起核问题“想从根本上解决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为重建国民经济和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sup>[23]</sup>。最终就出现了“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尽管扎根于历史与地缘因素,但是随着朝鲜近年来推行的政策,这种影响力明显下降”<sup>[24]</sup>。对于美国而言,韩国是其东亚同盟体系的核心,朝鲜所要的安全保障与国际环境的根本性改善只有美国能满足,朝鲜半岛的适度紧张也能服务于美国广泛的东亚其他安排,这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半岛局势的影响力。由此可见,“朝核问题的未来走向将主要取决于美朝关系的改善”<sup>[25]</sup>。“美国和朝鲜依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二者实际上均具有否决权,中国只能根据自己

---

<sup>①</sup> 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峨山政策研究院于2月13~15日针对1000人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6.5%应答者支持韩国进行自行核武器开发。参见:“‘韩国也要尽快进行核武装‘VS’将失去反对朝核的名分’”,〔韩〕《中央日报》(中文网)2013年2月22日。见:[http://cn.join.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00135](http://cn.join.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00135)。

的判断进行劝解工作”<sup>[20]</sup>。

第二，中国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中朝友好关系，“显然缺乏在不触动其双边关系基本性质前提下的强制性影响能力”<sup>[26]</sup>。更没有清晰证据表明，朝鲜政权的稳定决定性的依赖中国的支持。在朝鲜的对外贸易中，中国市场的比重于2004年至2006年间增加到39%，2007年后继续上涨，截至2009年已达到53%。在2010年3月“天安”号事件后，朝韩贸易基本停滞的情况下，中国市场的比重进一步增大<sup>[27]</sup>。但是应该看到，对于中国对朝影响力的过度解读主要是没有看到中朝友好关系首先来自于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并因此对朝鲜自主性和独立生存能力的尊重。

早在1950年朝鲜战争后，中国与朝鲜尽管在理念、政治、军事上发展了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但是朝鲜并未因中朝两国力量的对比悬殊和中国对朝提供了安全保障，而选择对中国“搭便车”的战略，反而是在国内外政策中坚持了较强的自主性。中国也没有利用当时朝鲜的困难与在朝鲜国内的大量驻军，干涉或者试图干涉朝鲜内政，而是于1958年从朝鲜撤出所有军队。在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后，朝鲜开始推行“自我式的社会主义论”，坚决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体制的变化及改革。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推出“红旗哲学”、“先军政治”等，更强烈地表明了继续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立场。这进一步减小了中国的影响力。同期，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如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去世以后，中国和朝鲜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私人联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显得不是那么明显。中朝关系更像“公事公办”(businesslike)。

第三，朝鲜半岛局势复杂，中国对朝施加影响时不仅要考虑中朝双边关系，也要考虑美国意图，美国在朝鲜半岛上意图的模糊性让中国施加影响时存在很多后顾之忧。冷战后，朝鲜半岛和世界上其他中小国家与地区一样，仅仅作为“工具性”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完整的朝鲜半岛战略”<sup>[28]</sup>。对朝战略缺失也部分解释了冷战后美国政府为什么对解决美朝间的问题缺乏动力。比如，2000年6月，还是州长及总统候选人的布什曾问沙特王子班达尔：“人人都给我谈论朝鲜，我为什么必需在乎朝鲜？”<sup>[29]</sup>奥巴马上台后，采取“战略忍耐”政策，实质是一种“战略忽视”。美国作为朝鲜问题的当事方事实上掌握着解决问题的钥匙，其对朝战略的缺失不仅大大抵消了中国解决问题的实际效力，而且也让中国难以了解美国的真实意图，在施加影响力方面有很大的后顾之忧。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前国务院朝鲜政策顾问黄映镜(Balbina Hwang)对此指出，“中国的确担心稍有不慎引起的难民潮，但更怀疑美国是否真正想解决与朝鲜存在的问题，更担心其推动韩国吞并朝鲜，将战略边疆扩展到中国边境”<sup>[31]</sup>。

由此可见，正如美国美利坚大学赵全胜教授指出的那样，“北京确实对平壤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不过，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影响是有限的”<sup>[30]</sup>。朝鲜几乎是阶段性的退出六方会谈致使会谈机制瘫痪至今，尤其是朝鲜多次在中国付出极大外交努力的背景下仍三次进行核试验，显示出中国的影响力确实有限。对此，朝鲜特使金桂冠甚至在2007年3月访美期间毫不掩饰的公开表示，中国对朝鲜“摇摆”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sup>[31]</sup>。

### 三、中美在对朝政策上的分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在对朝政策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上追求的目标优先性不同。相对于中国追求无核化与稳定同等重要的目标，美国将核不扩散作为对朝政策的首位目标。冷战后，美国把核不扩散置于全球战

略的优先位置。克林顿政府强调,日益增长的核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与最直接的安全威胁<sup>[32]</sup>。奥巴马上台后公开指出,美国政府将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强调防止核扩散是美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目标”<sup>[33]</sup>。无核化并非美国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也与因地缘因素拥核的朝鲜给美国带来的实质性威胁不大有关,更远远小于给中国带来的威胁。郑永年教授就此指出,“从长远观点看,朝鲜核问题与其说是美国问题,倒不如说是中国的问题。无论怎样,这场危机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sup>[34]</sup>。被称为当今美国最权威“中国通”的兰普顿教授也公开指出“如果朝鲜走向核大国,对中国的麻烦要大于对美国”<sup>[35]</sup>。

布什在第一次朝鲜核试验后指出的“如果朝鲜出售核武器给伊朗或奥萨马领导的恐怖网络,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加以阻止”<sup>[36]</sup>,实质上暗示了这一点。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美国国务卿克里 2013 年 2 月 13 日在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将焦点放到防核扩散问题上,表示“核试验并不单纯是朝鲜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为,而且给国际社会为防止核扩散所做的努力造成了威胁”。他强调“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与伊朗有关”<sup>[37]</sup>。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2 月 14 日通过了前一天由外交委员长罗伯特·梅南德斯(Robert Menendez)提交的《防止朝鲜核扩散及将核用于其他目的的法案》,再次表明了防核扩散是美国的首要关注。

第二,中美对朝鲜核问题的优先解决手段不同。一方面,两国对于接触与遏制两种手段中何种更为有效存在争议。美国国务卿克里 2013 年 4 月 17 号在国会出席听证会时表示,“唯一能够改变朝鲜行为方式的办法就是让中国对朝鲜施压”<sup>[38]</sup>。“华盛顿认为施压是有效改变朝鲜行为的方式,而中国外交人员与学者对于制裁与施压则持负面态度。美国不认为制裁已经失去了效力,因为有南非、利比亚等成功的例子。但是中国通过自身的例子以及古巴、朝鲜等长期经受西方国家封锁的例子,倾向于认为公开施压是羞辱的意义并且会产生反效果”<sup>[4]</sup>。自 2003 年以来,美国一直试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宪章第七条宣布朝鲜是对国际和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而此一旦通过,对朝鲜进行严厉的制裁也顺理成章。对此,中国坚决反对,认为这将进一步恶化地区稳定与安全<sup>[39]</sup>。提倡在对待朝鲜问题上应具有更大耐心,用更多的激励措施使朝鲜最终改变有关政策<sup>[30]</sup>。另一方面,对于双边会谈还是多方会谈何种途径更为有效,两国也存在分歧。对待六方会谈,中国的态度是先召开,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培育信任与集体身份,最终解决问题。美国的态度是六方会谈要能解决实际问题,否则就没有必要召开。作为主席国,中国比任何国家都希望六方会谈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六方会谈与所有的多边机制一样,没有召开怎么能预先判断结果?甚至提前宣判“死刑”?更何况,六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缺乏基本的互信,对话可以说是累积信任的第一步。中国主张通过进程的探索逐渐得出想要的结果,而美国通过先入为主的消极结果预期否定进程探索的必要性。对于六方会谈本身的价值,美国国内也一直存在不同声音。比如布什政府主要负责朝鲜事务的普里查德批评政府要求多边谈判的立场,认为这过于宽泛。他主张美国应该和朝鲜举行“一对一”的对话,“一个连续(sustained)和严肃(serious)的对话”<sup>[40]</sup>。自 2009 年六方会谈暂停以来,不仅美国事实上多次或明或暗与朝鲜进行双边会谈,而且政府高层呼吁双边会谈的多了,主张六方会谈的少了。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在 2004 年参与总统竞选时曾表示“为了让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愿意与朝鲜直接对话”<sup>[41]</sup>;在 2011 年《洛杉矶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克里指出“站在美国立场上,与朝鲜直接对话是最好的选择”<sup>[42]</sup>。中国尽管很早就坚持认为美国应该和朝鲜直接对话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

题,并为此做出了大量工作,但是也不愿意因此轻视甚至忽视六方会谈的作用。

第三,针对美国的立场——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一种方式——更替平壤政权,中国持不同意见。华盛顿的强硬派,特别是在国防部,很久以来就坚持认为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所谓“朝鲜问题”的最终办法就是在朝鲜实行政权更替。美国期望朝鲜半岛“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自由市场的贸易、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与美国的联盟”。“认为只要能加速朝鲜政府垮台、而不是延长其寿命的政策”都有利于这一目标<sup>[43]</sup>。中国已明确表示不支持这种方式。如上所述,一方面,西方所谓的“朝鲜难民问题”已经令中国十分头痛,“朝鲜政权的垮台无疑会进一步恶化这一局势”<sup>[44]</sup>。另一方面,中国不希望干涉朝鲜内政,希望尊重朝鲜的选择。

第四,中国愿意与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进行合作,但是合作的方向与内容不同。比如大卫·阿舍就指出,“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和中国人一起在朝鲜推行资本主义<sup>[3]</sup>”。与此不同,中国不仅坚持认为不应干涉朝鲜内政,而且指责美国对朝鲜政治体制的指责,特别是将其意识形态化,比如“邪恶轴心”、“暴政前哨”等,严重阻碍了朝核问题以及朝美关系的和平解决进程。

第五,中国和美国对朝鲜政治经济影响力的表现层面也不一样。除了朝鲜战争开始的中国和朝鲜长期的盟友关系外,中国拥有对朝鲜一定的经济杠杆影响力。作为朝鲜主要的能源和食品供应国,中国必要时可以运用经济手段表明其政策倾向。“对于朝鲜来说,中国是最为重要的周边大国”<sup>[45]</sup>。与中国的影响力明显对照的是,朝鲜的宣传则一次又一次把美国当做替罪羊。只要有需要,美国就是朝鲜抱怨的既定目标。但是从问题最终解决以及朝鲜“一心向美”的政策来看,美国真正握有解决问题的最终筹码。也就是说,中国的影响力在表面上,且主要体现为劝和以及在危机爆发时“降温”,而美国的影响力是实质性的,体现为问题的能否解决。

#### 四、中美应合力促进“多方共赢”

综上所述,中美作为对朝鲜半岛局势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不仅在目标优先性上存在分歧,而且在解决手段以及解决能力上都存在很大区别,使得两国在对朝政策上难以形成合力,部分导致了朝鲜在拥核道路上越走越远。政策目标的差异使得中国始终怀疑美国的真实意图。在政策手段上,美国侧重“大棒政策”使朝鲜产生严重不安全感,而中国主张“接触”与“鼓励”政策,使朝鲜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进行核开发而不必担心招致严重后果。影响力的表现层面不同使得美国往往把朝鲜没有“弃核”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隐蔽与推卸真正应该有其承担的责任,加剧了两国的互相指责与互相猜忌。中美两国的当务之急需要对各自的政策优先性进行评估,将弃核置于两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共同优先目标。在朝鲜半岛上,尽管美国首要关注是核不扩散,但美国应该认识到既然朝鲜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就有可能进行核扩散。更何况朝鲜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经济困难,加剧了这种可能性。

中美两国应该向对方传递更清晰的意图。作为唯一和朝韩美等国均保持友好关系的大国,中国“投鼠忌器”顾虑较多,为了平衡与各国的关系,立场往往比较模糊。这也是引起美韩等国对中国意图误解的原因之一。中国应该从语言与行动相结合的角度更加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正如在针对朝鲜发射卫星出台的 2087 号制裁决议上一样。美国作为朝鲜问题的当事方以及实际掌握着解决问题的钥匙,更需要从战略上重视问题解决的紧迫性。尽早制定一个切实可行、且能增进各方利益“多赢”的对朝战略目标,让中国明确美国的意图,以便两国“合力而为”。

美国尤其是对于在中国周边的军演等要十分谨慎,不要给中国释放出混乱的信号。受制于

诸多结构性制约因素,中美存在严重的信任赤字问题。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布局又是中国对美信任赤字形成的重要原因,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周边频繁的军演。比如,在延坪岛与“天安号”事件后,美国政府的逻辑或许是中国没有约束好朝鲜,要通过军事演习等在中国周边增强军事存在,以此向中国传递信号<sup>①</sup>。但是这样反而给中国(尤其是普通大众)传递出美国的真实意图并非针对朝鲜,而是借此围堵中国。反过来,在对美国意图判断及大众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不仅不会如美国所期待的那样“吸取教训”,与美国站到一起对付朝鲜所谓的“挑衅”,反而很可能加强与朝鲜的关系,从长远来看更不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

在传递清晰意图的基础上,中美两国应该切实采取一致手段促使朝鲜弃核。应该看到,即使核武发展是朝鲜的战略目标而非谈判筹码,外交手段迫其放弃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为对朝鲜而言还有比拥核更重要的目标,比如摆脱国际社会孤立彻底获得国家的安全,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获得政权更大安全,这些都必须与中美合作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在考虑并解决朝鲜关切的基础上,中美联合迫使朝鲜“两利相权取其重”仍是解决问题之道。

### 参考文献

- [ 1 ] Abanti Bhattacharya.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Challenges and Options for China[J].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0, No. 4, Oct-Dec 2006, PP 862-863.
- [ 2 ] China's North Korea Policy. Assessing Interests and Influences[R].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283 July 2011, PP 7-8.
- [ 3 ] David L. Asher. How to Approach the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hip. October 10, 2006[EB/OL].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lecture/how-to-approach-the-china-north-korea-relationship>.
- [ 4 ] Jaysree Bajoria. The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hip, October 7, 2010[EB/OL]. <http://www.cfr.org/china/china-north-korea-relationship/p11097>.
- [ 5 ] Ralph Cossa. North Korea: Now What? [J]. PacNet, Number 18, March 19, 2012.
- [ 6 ] Dan Blumenthal, Robert Kagan. What to Do About North Korea [N]. Washington Post, May 26, 2009. Anne Applebaum, Shadow Boxing in Pyongyang: Why All the Threats? We'd Best Ask China [N]. Washington Post, June 2, 2009.
- [ 7 ] Michael D. Swaine, China's North Korea Dilemma[J].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0, P12. <http://media.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LM30MS.pdf>.
- [ 8 ] Gordon G. Chang. Fatal Attraction, China's Strengthening Partnership with North Korea[J]. World Affairs, May/June 2011, P49-50.
- [ 9 ]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4/16/c\\_115397430.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4/16/c_115397430.htm).
- [ 10 ] [日]金子敏也. 宗教としての芸術——岡倉天心と明治近代化の光と影[M]. 東京: つなん出版, 2007: 400.
- [ 11 ] [日]木下順二. 解説・解題「我が天心」[A]. 岡倉天心全集 1[M]. 東京: 平凡社, 1980: 485.
- [ 12 ] 船津明生. 明治期の武士道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新渡戸稲造「武士道」を中心に[J]. 言葉と文化, 2003(4): 26-27.
- [ 13 ] 小沢富夫. 歴史としての武士道[M]. 東京: ぺりかん社, 2005: 177.
- [ 14 ] China's North Korea Policy. Assessing Interests and Influences,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R], special report 283 July 2011.
- [ 15 ] Simon Tisdall. Wikileaks cables reveal China ready to abandon North Korea[R]. The Guardian, Monday 29 November 2010.
- [ 16 ] Louisa Lim. Hijacking Reveals Strains In China-North Korea Ties, June 12, 2012[EB/OL]. <http://www.npr.org/2012/06/12/154774626/hijacking-reveals-strains-in-china-north-korea-ties>.
- [ 17 ] 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gzdt/2013-04/13/content\\_2377184.htm](http://www.gov.cn/gzdt/2013-04/13/content_2377184.htm).

<sup>①</sup> 此观点来自于笔者与美国驻华使馆官员、韩国驻华使馆官员的多次座谈。



- [18] 朴键一. 朝鲜半岛核问题与新世纪中国外交[J]. 东疆学刊, 2007(2): 5.
- [19] 方秀玉. 朝鲜半岛安全与中美关系互动[J]. 韩国研究论丛, 2008(1): 63.
- [20] Alan D. Romberg, Michael D. Swaine.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A Strategy for Negotiations, Arms Control Today, May 2003. See [http://www.warmscontrol.org/act/2003\\_05/rombergswaine\\_may03.asp](http://www.warmscontrol.org/act/2003_05/rombergswaine_may03.asp); John Ruwitch, China's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at their lowest point ever[N]. Taipei Times, April 23, 2004.
- [21] 张珺瑰. 朝鲜半岛的统一与中国[J]. 当代亚太, 2004(5): 35.
- [22] Daniel. A. Pinkston, Back to the Future The U.S. is adopting a familiar approach in the face of continuing North Korean defiance [J]. RIPON FORUM, April/May 2007, P22.
- [23] 朴键一. 北京六方会谈与朝鲜核问题前景[J]. 当代亚太, 2003(10): 44.
- [24] Michael Horowitz, Who's behind that Curtain? Unveiling Potential Leverage over Pyongyang [J].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4-05
- [25] 孙向丽. 朝核问题实质与发展前景[J]. 现代国际关系, 2007(6): 13.
- [26] 朱锋. 中国的外交斡旋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J]. 外交评论, 2006(2).
- [27] 环球网,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81971.html>.
- [28] Paul Bracken, How to think about Korea unification [J]. Orbits, Vol. 42, No. 3, summer 1998.
- [29] Bob Woodward. State of Denial [M].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2006), p. 17.
- [30] Quansheng Zhao. Moving toward a Co-management Approach: China'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and Taiwan [J]. Asian Perspective, vol. 30, no. 1 (April 2006), pp. 39-78.
- [31] China Warns Distrust Tests N. Korea Nuclear Talks, Yahoo News, March 9, 2007; see: [http://news.yahoo.com/s/nm/20070309/w1\\_nm/korea\\_north\\_china\\_dc\\_1&pr](http://news.yahoo.com/s/nm/20070309/w1_nm/korea_north_china_dc_1&pr).
- [32] Report on the Bottom Up Review [R]. Les Aspin, Secretary of Defense, October 1993.
- [33] Chung Jin- young. Obama Presidency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J]. Review of North Korean Economy, November 2008, published by the Hyundai Research Institute, P. 6, P. 8.
- [34] 郑永年. 外刊论朝鲜核爆综述[J]. 国际展望, 2006(11): 8.
- [35] [美]戴维·兰普顿. 六国学者纵论朝核六方会谈成果[J]. 新闻周刊, 2003-09-05.
- [36] 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pecial/korea/pages2/korea061020c.html>.
- [37] 中央日报(中文网), [http://cn.join.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99763](http://cn.join.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99763).
- [38] 凤凰网, [http://new.ifeng.com/world/special/chaoxianzhanzhengzhuangtai/content3/detail\\_2013\\_04/1924394253\\_shtml\\_from\\_ralated](http://new.ifeng.com/world/special/chaoxianzhanzhengzhuangtai/content3/detail_2013_04/1924394253_shtml_from_ralated)
- [39] Doug Bandow, "All the Players at the Table: A Multilateral Solution to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in Peace and Prosperity Policy and Peace Regim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Korean Peninsula, ed [M]. In-Duk Kang (Seoul: Institut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2005), 205-206.
- [40] US Jack Pritchard on US-DPRK Diplomacy [R]. NAPS Net Daily Report, September 8, 2003.
- [41] 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1224/c1002-19992047.html>.
- [42] John Kerry. U.S. and North Korea: The land of lousy options [N].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6, 2011.
- [43] Michael F. Mazarr, The Long Road to Pyongyang, A case study in Policymaking without direction [J].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5 (Sep. - Oct., 2007), PP79-80
- [44] Mary Jordan, Fearing deluge, political fallout, China spurns fleeing N. Koreans [N]. Washington Post, 14 April 1997, p. A14.
- [45] Chalmers A. Johnson, Korea and Our Asia Policy [J]. National Interest, No. 41, Fall 1995.

[责任编辑 许佳]